石山幽韵

谢恩宁

“石山深处有佳人,静待闺中未展颜。一朝面纱轻拂过,笑靥如花艳四方。他乡美女皆失色,独此石山韵无双。诗笔难描其美妙,只愿亲眼睹芳华。”此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石山之韵。石山,曾有个温婉的名字——玉山,因薄薄的土壤下覆盖着坚硬的岩石,便更名为石山。

石山村坐落于福建省柘荣县乍洋乡南部,距县城21公里。追溯往昔,三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涉足。宋元时期,中原儿女南迁至此,聚居成村。时光流转,至明清时,已成为柘荣县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古村。村落四周,千米高山巍峨耸立,宛若天然屏障,将石山村紧紧环抱。高山环抱中,水田三千余亩,波光粼粼,稻香四溢,有“柘荣粮仓”的美誉,是该县独一无二的高优农业示范园,先后荣获“福建省旅游特色村”“福建省生态村”“福建省生态文化村”称号。

还记得,金秋曙光初照时,我们踏入石山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沃野,稻谷以一种近乎庄严的姿态,静静守候着它们生命中最为绚烂的瞬间——丰收。金黄色的稻穗,犹如谦逊的智者,沉甸甸地低垂,这是对勤勉耕耘者最诚挚的致敬,也是对从春播到秋收这段漫长旅程的深情回顾。此时阳光已褪去夏日的炽热,换上了柔和而温馨的衣裳,金色的光辉慷慨地倾洒在稻田之上,光芒闪烁,稻浪滔滔,那沙沙的声响,是大自然对丰收季节最真挚的颂歌。

这不仅是一幅画卷,更是用生命之汗调色、以无尽希望细心勾勒的宏伟史诗,它波澜壮阔,美得动人心魄。田间地头,每一滴辛勤的汗水,都是农人脸颊上滑落的珍珠,熠熠生辉,见证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与默默坚守;每一粒饱满的稻谷,都是他们心中梦想的种子,满载着丰收的喜悦与对未来无尽的憧憬和期盼;每一次的弯腰起身,都是生活舞台上优雅的舞步,一俯一仰间,织就了一幅幅勤劳与坚持的感人画面。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绵延不绝的稻田中,“柘荣好味稻”“石山香米”等一组组大型稻田彩绘字幅,宛如艺术瑰宝般镶嵌在稻浪之间。这些别具一格的创意稻田,以稻田为画布、以秧苗为画笔,将现代科技与古老农耕文化完美融合,展现出图案的巧妙构思、定点的精确测绘、彩稻的精心培育、人工的细心栽种及田间的悉心管理。当秧苗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那些原本隐藏在绿意之中的图案与文字逐渐显现,魔法般跃然于稻田之上。它们或轻盈如行云流水,悠然自得地在稻田里自在穿梭,或矫健似龙飞凤舞,在广袤的天地间肆意挥洒,尽显不羁和狂野,与周围的稻田、远山、蓝天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妙绝伦的田园风光画,让人不禁为这稻田上的艺术杰作连连喝彩。

溯流而上,一株高耸挺拔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鹅掌楸,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高16米,胸围8.5米,需七人合力方能环抱,冠幅东西向8米,南北向22米,树龄814年,堪称林间巨擘,树界传奇。树底至树梢间,一道一米多宽的“八”字形裂口赫然在目,树干已被岁月悄然镂空呈槽状,仅余一层平均厚度才15厘米的树壳顽强地支撑着庞大的树冠。树洞内宽敞异常,足以容纳一张雕花大圆桌,让人不禁遐想,若在此品茗论道,该是怎样的一番意境?

鹅掌楸,又名马褂木,因其叶片形似鹅掌,又若古人所穿马褂而得名。石山村这株罕见的鹅掌楸,是华东地区现存最大、最古老的鹅掌楸,更是时间长河里静静伫立的历史碑铭,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活化石,被誉为华东“马褂木之王”。2021年4月,宁德市绿化委员会、宁德市林业局将其评选为“闽东最美古树名木”。它的每一圈年轮都镌刻着过往的烟云,每一片叶脉,每一寸枝干,无不映射出生命的韧劲、傲骨、力量与奇迹。任凭风雨如晦,四季轮转,依旧挺立如初,精神抖擞,新绿盎然,以其宽广与包容之姿,尽显王者风范。靠近它,依稀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一股源自远古的温暖力量,渗透心田,流淌不息。

花开鹅掌楸

挥别鹅掌楸,穿过一片翠绿的竹林,脚下的石阶引领我们步入一个梦幻的世界。转瞬间,闻名遐迩的国家3A级风景区——九龙井景区那瑰丽无比的山水画卷缓缓铺开。抬头仰望,一只栩栩如生的蟾蜍凌空跃起,姿态轻盈而优雅,石壁上,“金蟾迎宾”四个大字笔走龙蛇,俊逸非凡。古老的河床中,石块错落有致,被清澈的水流温柔地抚摸着。其中,一块巨石尤为引人注目,它形似一只宽厚的手掌,手指轮廓分明,被赋予“佛掌托天”的美名,令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造化。

继续向上攀登,一道恢宏的瀑布从五十多米高的山崖上倾泻而下,如同银河倒挂,撞击在嶙峋的岩石上,溅起无数晶莹的水珠。左侧的山洞幽深黑暗,充满了未知的神秘。每当夜幕降临,成群的蝙蝠翩翩起舞,为静谧的山谷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这两处景致相得益彰,汇聚成九龙井中最为壮观的蝙蝠井。

沿着依山而建的栈道继续前行,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恍如隔世的仙境,金猪井、长河井、葫芦井、海象井、龙门井、连心井、观音井、莲花井,每一口井都伴有潺潺清瀑与峥嵘奇石,各自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韵味与风采。井依瀑而生,瀑因井而媚,井井相连,恰似一串耀眼的蓝宝石散落在奔腾的白练与风情万种的第四纪冰川期冰臼群景观带之中。这使得水流之处无一不象形、无一不似画,绘就一幅美轮美奂、动静相宜、妩媚与奇诡共舞的绝美画卷。

龙在桥摩崖石刻的发现,又让外界对石山村刮目相看,为这个古朴村落增添了一张闪亮名片。为了一探究竟,我们俨然是一群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时空旅者, 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脉络上,心中怀揣着对古老传说难以抑制的渴望与好奇, 一步步坚定地迈向隐匿于时光深处的千年古迹——龙在桥遗址。沿途,薄雾轻绕,仿若历史的神秘面纱,轻柔地覆盖在过往的荣光与沉浮之上;树影婆娑,宛然时光的守望精灵,目睹了龙在桥畔无数次朝露与晚霞的更迭,也细数了无数旅人心灵轨迹的交织与远航。

当心心念念的龙在桥摩崖石刻骤然映入眼帘时,那份震撼与喜悦难以言表。它静卧于龙在桥北侧那碧绿的岩壁之上,高近一米,宽约半米。石刻的外沿,以流畅的线条描摹出双坡桥廊截面形状,中间阴刻的繁体楷书分列三行,右侧的小字“宝庆乙酉年”清晰可见,中间的大字“龙在桥”苍劲有力,而左侧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平添几分神秘与遐想。据专家考证,这座摩崖石刻属于宋代遗珍,系柘荣县迄今发现的具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年代最久远的石刻。它既是千年古村悠悠岁月的鲜活印记,更是石山村一颗闪耀的文化明珠。每一个驻足于此的人,都能清晰地触摸到深沉而厚重、悠远而绵长的历史脉搏。

“田野深处隐庭院,青山绿水绕门前,娇羞莲花盈满池,初夏时节绽新颜。”沿石山村道徐行,百亩莲花随风摇曳,行至莲花池尽头,陶源庭院悠然显现。石山村古迹星罗,十二处县级文物流光溢彩,其中,陶源庭院亦令人心驰神往。它始建于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年),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翻修,坐西朝东,近百平方米的天井如一块巨大的明镜,将蓝天与白云、时光与岁月都揽入院中,让人品味到一份宁静与祥和。整个建筑物占地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木雕构件更是巧夺天工,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与深厚底蕴,具有很高的古建艺术价值,是柘荣县境内现存为数不多的大型古民居。如今,陶源庭院已转型为三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为游客提供温馨的民宿和地道的农家饭菜。若邀上三五好友,相聚在此,围坐一堂,谈笑风生,推杯换盏,这份惬意与欢愉,将成为人生中美好的回忆。

夕阳西下,天边铺展一片绚丽的织锦,我们带着满满的不舍,与石山道别。归途之中,不期然间,石山那片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彩绘稻田让我们再次观瞻了大地与艺术的梦幻交织。此时,耳边隐约传来稻穗随风轻吟的悠扬旋律。这一方热土的每一处风景名胜、每一抹缤纷色彩、每一声稻浪那细腻而绵远的呢喃,都将化作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美乐章。

(作者单位: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检察院)

非虚构作品展

小王如是

刘运泽

小王,安徽六安人,似不禁风的身材,细白里嫩的皮肤,用柔情似水来形容她毫不为过。

耳闻小王是为了爱情,跨越山河,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宜城。当时,我被她这份独属于年轻人的勇敢所折服,一度认为她是个“恋爱脑”。

“这个案子,我们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特殊性,不能因为单个证据有瑕疵就否定整个事实。我认为应当引导公安机关加大走访力度,收集相关证据,必要时,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不能轻易放弃!”在案件讨论会上,小王将声音提高了一档。这还是那个柔弱的她吗?

这是一起强奸案,未婚的被害人因怀孕而案发,因其患有精神疾病没有办法准确表达,案件的侦办工作只能依靠客观证据。顺利的是,通过与婴儿的DNA比对,办案单位很快锁定同村男子胡成。通过审讯,胡成很快承认了自己趁被害人父亲外出干活之机,多次利用零食、衣服等诱奸被害人的犯罪事实。至此,我们都认为该案可以结案了,可执拗的小王却没有发声。

沉默片刻,小王说:“这个案子,我仔细翻阅了卷宗,胡成讲述了自己多次和被害人发生关系的情况,基本大同小异,但其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有一次他去找被害人的时候,发现同村的张田从被害人家大门走出来。我们也应该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准备询问前,办案人员跟小王在村里进行了走访,街头巷尾都在传张田也对被害人“干过坏事”,风言风语大家都没放在心上。张田很快被带到了询问室,小王开始和张田唠起了家常:“老乡,你家里还有哪些人啊?平时怎么谋生啊?”

“我就一个人,平时打点零工,跟你们有啥关系?”询问一开始,对方就火药味十足。

小王依旧耐着性子希望可以得到些有用的信息:“最近,你们村胡成的事,你知道相关情况吗?”

问到这里,张田的喉咙似乎有几次下咽,小王捕捉到这个细节:“你和被害人家关系怎么样?去过他们家吗?”

张田的眼神有些躲闪:“我没去过!我家里还有农活要干,没空在你们这里浪费时间!”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咱们这个不好办呐,他自己不承认,又没目击证人。”同事向小王摇了摇头。

“咱们梳理一下,既然村里有传闻,那么我们就去追踪它的来源,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张田身体的微动作出卖了他,他一定在隐瞒些什么。”经过这次询问,小王更不愿意放弃了。

接下来,在小王的安排下,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村里的调查走访中。大家的微信步数每天两万步起,而小王永远是我们排行榜的第一名。

“大爷,之前村里风言风语,您知道相关情况吗?”记不清这是小王询问的第几个人了。

“我知道,之前我乘凉的时候,张田还过来跟我唠嗑呢,问我老张家的傻丫头怀孕了咋办。”

“啊?你能具体跟我讲讲这个事吗?”小王眼睛一亮。

“有次乘凉,张田来跟我闲聊,问了我很多关于那个傻丫头的事情。我就问他是不是真的对人家做坏事了,他说是的,还讲了详细经过……对了,那天,何老头也在,也听见了。”

顺着大爷提供的线索,小王找到了多名关键证人,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她又一次把张田找来:“张田,你说说你那天为什么会从被害人家里出来?”

“我没有去过,我去田里忙了。”

啪嗒,一叠证据扔在张田面前:“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证言,那天你走的方向根本不是从自己田里回来!还有,你是不是跟何老头他们聊过天,都聊过什么?难道你忘了?他们可都记得清清楚楚。”

张田立刻蒙了。他想起了他的那一次吹嘘,冷汗淋淋。由此,该案被告人一人变两人,隐藏的罪恶被揪了出来。

……

“这是分配的案件,这里签字。”

“签好啦,慢走!”小王又接过了一摞厚厚的案卷。

林峰推搡秦小月夫妇,致使夫妇两人轻伤。从案卷材料来看,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翌日,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秦小月家中。林、秦两家毗邻而居,早年间,村里干旱,两家相互借水,相互扶持,后因林峰家中种植兰草,秦小月家中养猪,两者用水量陡增,而双方出资共建的一个饮水管只能满足一家单独使用,于是乎,用水矛盾便成了两家这次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你凭什么打我,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去坐牢!”

“我就打你,你就是欠打!”

第一次调解,屁股还没焐热,两人便唇枪舌剑起来,双方吵闹声,敲打桌椅声,不绝于耳。剑拔弩张、仇人相见的样子,让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由于压根插不上话,这次调解只能匆匆作罢。

“这样子肯定不行,都跟吃了枪药似的,先让两个人消消气,我们得找个能跟双方说上话的外援。”小王分析着第一次调解的失利。

经过走访村“两委”班子,小王了解到,林峰母亲去世后,与舅舅的关系愈发深厚。而另一边,秦小月因养猪生意与林峰舅舅的联系也变得紧密。于是,小王心心念念的外援有了人选:“您是林峰最信任的亲人,也是秦家多年的生意伙伴,他们两家反目成仇,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

最终,在林峰舅舅的斡旋下,第二次调解,双方都有了缓和的迹象。

“我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也愿意赔偿医药费。”

“我也有不对,我也同意调解。”

当我们都在为两人达成口头赔偿和解意向而感到高兴时,小王却发现了隐患:“这两家人都没谈用水的问题,要想彻底化解两家的矛盾,还是得先解决用水这个核心问题。”思来想去,小王向领导汇报了想法,领导也很给力,帮助联系了镇村干部,最终村里计划再安装一根水管解决两家用水问题。小王马上组织了第三次调解。

“林娃子、秦娃子,你们不知道为了解决你们俩这个事, 检察官跑了多少路, 做了多少工作, 村里开了多少会……经过协调,村里准备再给你们安装一根水管,帮助你们彻底解决用水问题。你们再这个样子,我们就彻底不管你们的事情了!”村支书痛心疾首地说。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其他村民说,没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你们那一片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可是看看现在,大家伙宁可绕路走也不敢从你们那边经过了。人气都没有了,还咋在村里跟大家相处,还咋发家致富?”驻村干部也连连摇头,说的话针针见血。

林峰手足无措地低下了头,秦小月也红了眼眶。

次日,小王趁热打铁组织第四次调解。在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林峰赔偿了秦小月的损失,秦小月当场出具了谅解书,双方握手言和,现场围观的村民不由得鼓起了掌。

一根水管,二家矛盾,三方座谈,四番调解。最终,经综合考量,林峰被作不起诉处理。

最近,小王生了“小小王”,升级当了妈妈,生活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她向我展示宝宝的视频,眼神里充满了溺爱与骄傲:“这是我儿子,名叫‘小土豆’,可爱吧?”“可爱得很,跟她妈妈一样!”我由衷地夸赞。

小王,全名王礼琳,现在我院普通犯罪检察部工作。

(文中涉案人员皆为化名)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行走故乡(组诗)

徐彩元

故乡的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嘉庆年间,为避灾荒,一户徐姓人家自北方迁徙至此,栖水而居,遂成村落。

大 地

我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
留下一行行足迹
足迹
踩着足迹——
先祖的足迹
一行行
层层,叠叠
走出了百年的光影
诉说着这块土地的喜怒哀乐

风吹拂着大地
母亲摇着蒲扇为我带来惬意的凉风
此刻,懵懂少年安然睡在大地的怀抱

爷爷牵着一条老牛走入我的梦里
玩泥巴的少年
额头滴着汗珠
阳光下牵着一条黄犬

这块土地下埋着我先祖的遗骨
我俯身亲吻着这片土地
哦,不
我吻到的是先祖的灵魂
百年来啊,你们从未离开过这片故土

河 流

如果说土地是故乡的骨肉
那么,那一条条纵横的河流
便是故乡的血液

河流覆盖着我的身体
鱼儿啄着我的脚趾
我的血液故乡的血液
在这里交融流淌

我的血液被故乡的河流洗涤
走向远方的脚步
更加铿锵有力

冬天,故乡的河流结起了厚厚的冰
阳光下泛着明亮的光
少年奋力投掷出一片小小的瓦片
冰面上便传来悦耳的声音
清脆、悠长……
像是一首长调
像是故乡的河流在歌唱

我的先祖也曾与这条河流
日日夜夜朝夕相处
黝黑的背,结着厚茧的手掌
将这条河流劈开
辛勤劳作时滴下的汗珠
汇入了这条河
于是这条河便有了自己的名字

家 园

太奶奶踉跄的脚步
我没有亲眼见过
但我听到了沉重的叹息声
还有吸大烟的太爷爷的咳嗽声

如果,一条条生命将要沉沦
大地与河流将他们高高托举
从明朝走到了清朝
又走过了民国
来到了新时代
走进时光的迷离

一踏上故土
我的眼眶就要湿润
故乡啊,明年
我要带上我的小外孙来寻根
还要让河流为他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让他奔跑在故乡的大地上
奔跑在时光的流星里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

回 家

陈亮

我下乡看望贫困户,遇着了陈德术。他怎么又回来了?他不该在敬老院里住着吗?

陈德术是住在敬老院、在村里还有房子的少数人。他的房子砖木结构,是他被评上贫困户后利用扶贫政策建的,共三间。房子修好了,比老屋还大,他开心得不得了。倒不是为住新屋,主要爱空间大,这得堆放多少破烂货?所以,搬进新房第二天,他就去捡破烂了,卖得掉的当天卖出去,卖不掉的推回来,堆在房子里,攒多了,一车拉过去,估个价,就堆在收破烂的院子里。

他捡了几十年废品,又是独身一人,收废品的看他可怜,多少都给点。一天堆,两天堆,废品一点点地积起来了,占领了堂屋,又占了厕所,又进了睡房。太阳一出来,照在房子上,一会儿一股霉味和酸臭味就袅袅地荡开。邻居们受不了了,终于反映到村“两委”。

村支书皱着鼻子踱到他院里,清冷的目光筛过一遍,对陈德术喊:“陈德术,你去敬老院享福吧。”陈德术老实巴交一辈子,看见村干部就有点怂,只弱弱地反驳一句:“敬老院……再好……也,不成个家。”村支书哪有空和他对理,“嗒嗒嗒”往前几步,瞪他一眼。就这一眼,陈德术同意了。

走前, 陈德术去找自己兄弟托付后事。他兄弟是村里有名的懒汉, 陈德术说话结巴, 脑筋反应慢, 说一句就得想好一会儿:“爹妈的坟……嗯, 得每个月, 拾掇,不能……不能叫草长深了,看着……看着牛和羊,别让到坟地去。”

“行了行了,多烦,死人知道什么,都几十年了,还放不下。”

“还有……还有给我把猫喂着。”

陈德术有一只狸花猫,是捡垃圾时捡到的。那只猫好喂,口杂,随他,什么都吃。他吃肉的时候,给猫吃肉,猫吃得香;他吃饭的时候,给猫饭,也吃得香。连菜煮了,它也吃。每天中午他推辆三轮车去捡破烂,猫就跳到车上神气地站着。下午他推一车或半车回来,猫跟在他边上,前前后后地走。这猫有灵性,他宝贝得不得了。

他总在日头最大的时候翻捡垃圾桶,夏天脊背让日光晒得通红一片。那为啥不趁着早晚捡呢?凉快些,也不用受这个罪啊!不行啊,捡破烂里他也是被欺负的对象,五保户,独自一人,没依没靠的。要是遇上同行,就会被说:“陈德术,你怎么乱跑,在我的地儿上捡?放下放下!”他结巴着,想据理力争,终于涨红着脸退走了。

兄弟嘴里答应替他看着坟看着猫,他到底不放心。去了养老院几天,他跟院长好说歹说,才获准一个回家的机会。到房子里一看,几乎气死。兄弟把他捡来的货倒腾光了,连木板床也劈了烧火。猫也没给喂,缩在墙角发抖,再迟个一两天,准饿死。他还活着呐,都这样,真要有个好歹,还得了?这件事激怒了他,回家后不愿意再回敬老院。敬老院丢了人,给村里打电话,村支书跑去一看,陈德术果然在家。这一次,陈德术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了,村支书犯了难。他有什么好难的啊?以陈德术的个性,在家肯定闲不住,又会去捡破烂,七八月份有检查,他堆一屋子垃圾,环境卫生这一块怎么过?

村支书问:“陈德术,你这辈子让人伺候过没有。”

“没……没有。”

“你说,你在敬老院吃得好,还是在家吃得好?”

“敬老院,吃得好。”

村支书得意了:“那你回来做什么?头长包了吗?”

陈德术这回勇敢了:“我,我不靠政府,谁也……不想靠,我,我种地,我捡垃圾,我能……能活人,我没有……要你们管啊。”他不明白的事多着呢,自己又没求村上管他,也没吃不起饭,自己有房子,可为何就不能安安稳稳地自己住呢?他去了敬老院,坟怎么办啊,这一棺地,还是他当年辛辛苦苦换来的,能守一时守一时吧。猫没人管,饿死了怎么办啊?敬老院又不让带着。这都是大事!村支书火起来了,连珠炮地问:“你能活人?你活的这是人吗?又去捡烂货?再堆满?人不人鬼不鬼地过日子?”

陈德术不说话了,耷拉着头,猫在他脚边,焦躁地叫。

村支书没法子,只好问:“那你想怎么办?怎样子才肯回去?”他不爱这么问人,这样问主动权都给对方了。陈德术这回倒是回答得飞快:“让敬老院每天给我准假,我回来喂猫,一周给我半天假,我拾掇坟。”

“回来五公里路啊,每天喂个猫,你那猫是金子打的?”

陈德术又不说话了,村支书没法,同意了。村支书想得好,陈德术苦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在敬老院待一段时间,吃喝不愁,定点就来,还不用自己操心,他家里哪比得上?等习惯了,人懒下来,还记得什么猫啊。

雨季来了,天没日没夜地下雨,小路上一片泥泞。每天下午,在天将黑未黑之际,就可见一把红格子的大伞,从敬老院的方向过来,晃晃悠悠的,我知道,那准是陈德术。

二月,他从敬老院回来,又把院子前的地垦了出来,他告诉我说他打算种些玉米。锄头举起又落下,土地被翻过来,那两膀子上的肌肉还纠结着,硬硬的。可我知道,他翻年就76岁了。村民从门前过,顺口打招呼:“陈德术,挖地啊。”我看见他抬头瞟对方一眼,也顺嘴回答:“是啊,种点苞谷。”

阳光暖暖的,他笑嘻嘻的。不知为啥,我心里也一暖。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